

# 陈孝玉:昔日贫困户 今朝脱贫标兵

信阳消息(曾令菊 周政)“这种紫山药市场上卖七八块一斤,今年我试种很成功,明年打算扩大种植面积。”昨日,在商城县苏仙石乡彭冲村陈孝玉的山药种植基地,他一边高兴地向记者展示着刚从土里刨出来的紫山药,一边脸上满是喜悦和自信地说,“昔日我是乡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今日我是县里的‘脱贫红旗标兵’!这身份的转变,真让人高兴!”

今年46岁的陈孝玉是商城县苏仙石乡彭冲村四方湾组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声音洪亮、朴实无华。前些年,因为要照顾患慢性病的老母亲和两个上学的孩子,他无法外出务工,家庭开支、孩子上学费用等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让他一度感慨生活艰难。在2016年该乡贫困人员摸排调查中,他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被确定为贫困户后,村里

就有人说:‘你这回可好了,啥都不用干了,就等着上边给钱花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谁愿意去当一个总向别人伸手要帮助的人呢?于是我就暗下决心,一定不能靠等靠要,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富起来!”谈起往事,陈孝玉感慨万千。

2017年,不甘贫困的陈孝玉想种植山茯苓。当他把想法和镇村干部交流后,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村干部和其帮扶责任人多次入户帮他出主意、筹资金、想办法,并与县农业局沟通咨询种植专业技术,不遗余力地帮他实现致富梦想。经过一年时间的努力,陈孝玉种植的1800窝山茯苓喜获丰收,当年他就顺利甩掉了“穷帽子”。

“今年,我利用甘蔗酿酒赚了1.2万元,2亩西瓜收入了8千元,4亩桃子卖了1.2万元,山茯苓卖了1.4万元……”在山药种植基地,陈孝玉指着旁边的一块块土地,掰着手指满脸笑容地算起了今年的收入。

10月8日,陈孝玉在该县“红旗引领扶贫路”创评活动中被表彰为县级“脱贫红旗标兵”。捧着鲜红的证书,看着金色的奖牌,他激动地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光荣的事儿!我打算明年再流转50亩土地,继续扩大各种农作物的种植规模,还要增加食用菌的种植,我要用更加勤奋的劳动来增加家庭收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政府给予我的支持和荣誉!”

新时代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12月16日,光山县仙居乡长兴镇村长兴民粮扶贫车间员工在赶制野菊花茶。该扶贫车间年产野菊花茶500万余吨,借助互联网将野菊花茶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800多万元,吸纳56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并带动村里22户贫困户加工野菊花茶,户均年增收3.2万元。

谢万柏 摄

县区 传真



罗山县庙仙乡

## 民俗表演激内力助扶志

信阳消息(何铸)“听我给咱来说道,如今政策实在好,惠民利民真不少,干部帮扶户户跑,扶贫措施对准号,‘两不愁三保障’,社会安定新气象,人居环境变了样,群众真心感激党……”12月15日,在罗山县庙仙乡项寨村六里组,村里旱船队正在表演,一段宣传扶贫政策的唱词,引来了围观群众连连叫好。

该村把扶贫扶志与民俗文化结合起来,由村、支两委牵头,组织村里能唱会说的群众,组建了旱船队,经常进村入组演出。队员们自编唱词,宣传精准扶贫好政策,歌颂党对贫困群众的关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宣传效果,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动力。

淮滨县马集镇

## 民间演艺力量有序发展

信阳消息(淮斌)淮滨县马集镇将积极培育、扶持民间演艺力量健康有序发展,作为推进基层公共文化工作的一部分。该乡在刘大园村原演艺队伍基础上组建新时代农民艺术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鼓励其创作有关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美德、脱贫攻坚等与最新方针政策有关的文艺节目并面向农村进行公益演出,以贴近群众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从而达到文化助推精准扶贫、扶贫扶志、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

目前该艺术团每年进行商业演出近70场,公益演出20场左右,兼具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两个铺兵把老头儿押解出去,王篆对秦雍西说:“秦大人,差事办砸了,我们各自回去复命吧。”

“也只得如此了。”

秦雍西说罢,便领了捕快回刑部交差。王篆当即下令严守各处城门,万万不可让王九思溜走。

三位阁臣刚从乾清宫回到内阁,就有太监从乾清宫跑来报信:隆庆皇帝已经龙宾上天。这是隆庆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申酉时牌之交。虽然是预料中事,三位阁臣仍不免聚在朝房里嚎啕痛哭一番。接着抹干眼泪,议出三项

决定:一、立即八百里传邮,把讣告发布全国;二、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仪由礼部遵祖制订出方案,呈上皇太子批准执行;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住宿,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致祭,不必来京。商量既定,内阁中书便按阁臣的意思斟酌词句写好告示,盖上内阁关防。命人送往京城各大衙门,传邮的事则指示兵部施行。把这些要紧事忙完,已是掌灯时分。值日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到膳食房用餐。抽这空儿,张居正回自己的值房一趟。来到膳食房时,只见他已换下一品锦绣官袍,穿上了一袭青衣角带的丧服。瞧他这副打扮,两位依旧穿着吉色官袍的阁老顿时浑身不自在。议事前,他们已差人回家拿衣包去了,却没想到张居正已是随身带来。高仪心里头只想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出蹊跷:皇上今日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何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

胡乱吃过晚饭,三位阁老各自回值房安歇。平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的内阁院子,如今各个楼座门口都挂起了灯笼——当然不是惯用的绣有内阁二字的大红宫灯,而是贴了一个黑色“奠”字的白纱西瓜灯。皇上死得突然,一应丧

仪祭品还来不及置办周详。这几对灯笼本是库房旧物,值日官翻检出来略加修饰就挂了出去。惨白的光芒衬出那几个黑色的“奠”字,院子里顿时充满了肃穆悲凉的气氛。

高拱刚回到值房,心绪烦乱没个头绪,正想喝茶茶稳稳神,管家高福推门进来。他专为送衣包而来。高拱立即趑趄到内阁换好丧服,走出来正欲对高福说话,却发现值房里又多了一个人。

“元辅。”那人喊了一声,便朝站在门口的高拱跪了下去。高拱认出这人是秦雍西,便吩咐平身赐坐,问道:“你有什么事?”

秦雍西答道:“下午元辅下到刑部的手令,要将王九思重新逮捕收监。尚书刘大人把这差事交给下官办理。”

高拱心乱如麻,差一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会儿见秦雍西提起来,连忙追问:“人拿到了?”

“没有。”“怎么回事?”高拱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秦雍西这是第一次面谒首辅,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也不敢看首辅的脸色,只垂着眼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听说王篆也率人前往拘捕王九思,高拱心里头清楚张居正这是在卯着

劲儿与他斗法。恼怒之余,听说双方都没有捉到王九思,又多少有一点快慰,随口骂道:“便宜了这龟孙子,竟让他跑了。”

秦雍西揣摩首辅的口气,似没有更多责怪的意思,于是问道:“下一步如何处置,还望元辅大人示下。”

“你看咋办才好?”高拱盯着秦雍西问。秦雍西想了想,答道:“依下官之见,可让刑部发出缉报,着各地捕快严密布控,务必将此妖道捉拿归案。”

高拱点点头,赞赏地说:“此举甚好,你回去和刘大人讲,以刑部名义上一道折子,奏明王九思种种欺君害民的不法行为,请旨拿办。”

“元辅指令明确,下官回去奏明刘大人照办就是,只是……”

秦雍西欲言又止,高拱追问:“你还有什么疑虑?”

秦雍西小心问道:“皇上已经龙宾上天,折子抬头应该向谁请旨?”

“啊,这个嘛,”高拱觉得秦雍西很是心细,这一问题问得很好,斟酌一番,他指示道:“新皇上还未登基,这折子就写给皇后和皇贵妃,请她们降旨。”

“是,下官明白。”